

《群書治要 360》學習分享 蔡禮旭老師主講 （第二十三集）
2011/9/3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
檔名：55-057-0023

尊敬的諸位長輩，諸位學長，大家下午好。「君道」這個單元，上一次講到「納諫」，還剩最後一條「納諫」的部分。當然我們隨著每個主題，包含「修身、戒貪」，這些調伏習氣，學過之後，我們有沒有在生活當中，漸漸的這些欲望把它放淡、把它節制，這才是我們學習最重要的受用處，了解這些道理還要把它真正去落實。所以聖教學貴力行，包含我們上一次講到的「納諫」。我們每次見面就是一個禮拜過去了，日子過得挺快，這個禮拜有沒有親朋好友勸諫我們、提醒我們？諸位學長有沒有？都沒有，代表你這個禮拜沒有做錯任何一件事，沒有說錯任何一句話，還是沒有人勸，人家是不敢勸？這些我們都要能夠觀照得到。我相信我們不可能一個禮拜都沒說錯話，也沒做錯事。

真正勸我們的人，是愛護我們的人，而這些親朋好友在勸我們，我們當下有沒有感受到自己的心態？自己情緒如何？甚至於人家在勸我們的時候，連看他都不怎麼想看有沒有？我有這麼差嗎？都不想看他，然後裡面好像有一把火快冒上來有沒有？從我們這些生活當中，別人勸我們，我們當下的心態來勘驗自己肚量大不大，勘驗自己能不能聞過欣？能勘驗才學得明明白白，才不是自欺欺人。我們想到大禹是「聞善言而拜」，人家勸他勸得非常正確，大禹以天子之身分向人行禮拜謝他，那是歡喜拜謝他。我們有沒有曾經人家勸我們，我們給他歡喜鞠一個躬，把他嚇退了好幾步，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？其實為什麼歡喜？他是天子之位，他不願意做出有害百姓的事，也不願意做出違背道德的事情、違背善的事情，所以當

人家指出來他當然歡喜。為什麼？可以利益自己，又可以利益百姓。

從大禹的榜樣，再從子路「聞過而喜」，人家指出他過失他很高興，他珍惜這個好朋友。「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」，朋友正直，能互相提醒、互相護念，學問、道業才能提升：有這麼樣直心的朋友太好了，他高興。「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」，歡喜有正直的朋友，有真誠的朋友，有非常有學識的朋友。古人很清楚，這一生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修身是成就自己的道德，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是利益生命當中有緣的人。沒有真實的德行，利益不了別人，那德行怎麼上去？改過、遷善。除了自己發現自己問題，別人告訴我們問題了，我們才能德日進，過日少。所以「納諫」，難就難在別人勸我們的時候，面子放不放得下，情緒放不放得下，傲慢放不放得下？比方人家勸我們，我們心裡想：你年齡又沒比我大，你學傳統文化還沒我久，還敢講我？人家邊講心裡還在那裡嘀咕半天，臉上還裝著沒事的樣子，傳統文化的功夫，全用在表面的態度上而已。

傳統文化的學問，孟子講的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」，這個心態一偏掉能馬上調成真誠、仁愛、恭敬，這個才是真功夫。《禮記·曲禮》開篇就說，「毋不敬」，學問的提升處在哪？一切人事物皆要恭敬對待。我們先學了，也不能有個傲慢的態度，去看待後學的人。而學問之所以能夠不斷增長，就是時時保持謙卑的態度，「謙受益」。所以所有的德目我們能否落實，都是回到心地上的功夫，能不能去掉貪利、貪名、好面子這些問題？能不能去掉瞋、情緒化、憤怒這些問題？能不能去掉傲慢？能不能去掉對人的疑心？都是在心地上下不貪、不瞋、不痴、不慢、不疑的功夫。能夠在習氣當中去對治，我們要奉行這些教誨就不難。

「納諫」最後一句，是在第二冊二百五十頁，我們翻開來二百五十頁最後一行。「孔子曰，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」這裡，我們一起來念一下：

【孔子曰。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。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。湯武以諤諤而昌。桀紂以唯唯而亡。】

孔子在《孔子家語》當中講到的，『藥酒』其實就是指藥，就是良藥的意思，良藥吃下去苦口，嘴巴會覺得很苦，但是卻對病有很大的幫助，所以『利於病』。『忠言』，他人勸我們的這些「忠言」，當下聽起來不是很動聽，可能內心也會不舒服。可是一冷靜想想，這真正把實話告訴我們，把我們的問題點出來，我們肯接受、肯改，確實對我們的德行有很大的幫助，所以『利於行』。古人在詮釋道理很善於用譬喻的，讓我們能去理解，接著從歷史當中又給我們啟示。所以您看這些句子都流露古人謙卑的態度，向一切人事物學習，而人又不分古今中外，只要值得我們效法，都是能夠認真、主動的來對待。商湯、武王『以諤諤而昌』，「諤諤」就是他的臣子都敢對他直言進諫。而因為大家都能直言進諫，湯王、武王又能廣納這些良言，就能做出對國家非常好的政策，來利益老百姓，所以這國家就昌盛起來。這話當中也都把因果關係告訴我們，國君能接受雅言，他能做對了決策，國家的興盛就是一個結果了。

而『桀紂』，夏桀跟商紂『以唯唯而亡』，就是臣子進言他都不能接受，所以「唯唯」，就是只是順著他的意思，不敢勸諫，可能勸諫就是惹來殺身之禍的危機。所以他不能接受勸諫，都是窮奢極欲放縱習氣，最後這國家就要滅亡，國破他的身也亡。所以「忠言逆耳」，這是對一個人相當的有幫助，而且一個人的位置愈高他的影響面愈大，位置愈高的人愈要戰戰兢兢，因為說的話、做的事影響大了，好的能利人，壞的就障礙不少人。所以應該權位愈高影

響力愈大，愈要戰戰兢兢來接受勸言。而我們這個舉的例子當中，是商湯、武王跟夏桀、商紂，這是不同時代的例子。事實上彰顯忠言逆耳，能聽得進去的重要，從一個領導者的一生就有很大的差異。他一開始聽得進，國家就興盛；後來聽不進，或者沒人進忠言，他就衰敗了。

我們看唐玄宗他前期有韓休、張九齡這樣的忠臣，「開元之治」。後來這些大臣去世了，又遇到楊貴妃，這些欲求提升上來了，「欲令智迷」，這用大臣可能就用錯了，身邊的妻妾又沒有很好的德行，後來就招來「安史之亂」。所以一個人一生要保持能夠接受勸諫，這一生的德行才不至於會毀敗掉。我們常說「蓋棺論定」，又聽說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，確實人一生這要德行美名，能夠流傳後世，這個德行要自始至終保持。

有一個長者，他一生也是謹言慎行，後來晚年六十多歲，他的太太先離開他了，他就想要娶一個二十歲的女孩，大家想，那個都可以當他孫女了。所以人假如沒有很慎重去經營晚年，有時候會晚節不保都有可能。當時他的兒子，自始至終都持反對的態度，因為他也知道他父親非常重視名節，那可能是一時控制不了自己的意志。他兒子一直堅持反對意見，他父親很生氣，還打這個兒子，這個兒子真不簡單，做到《弟子規》講的「號泣隨，撻無怨」，打了還是不斷的堅持勸他的父親。後來他父親沒有這麼做，可能也顧及家裡這些孩子反對這麼強，他就放下了。經過一段時間以後，他算是真的比較冷靜下來，主動給他兒子感謝：前一段時間你的堅持，讓父親沒有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所以這一段話，除了提醒一個領導者要能納諫之外，我們為人子、為人臣，我們人生很多的角色也都有本分，要勸諫父母，勸諫身邊的長者、親人、朋友。所謂「親有過，諫使更」，這樣子五倫關係才能圓滿，才能盡到一分忠心。所謂「

教人以善謂之忠」，這在《孟子》當中告訴我們，不能我們的親朋好友有過失，我們都保持沉默不勸這就沒有盡一分忠心。《弟子規》上也提醒我們，「善相勸，德皆建；過不規，道兩虧」。

而我們談到「君道」，都是包含在君臣當中，在君臣當中，臣有勸諫的本分。為人君者也要以身作則，而且為人領導者，也要常常提醒臣子這些做人的重要態度；當然他提醒別人以前，首先自己要做好、做到。在貞觀三年的時候，太宗告訴身邊的大臣說到，君臣要同心才能把國家治理好，而且是同存亡、共安危，君臣合心國家安定，君臣不同心，這個國家就危險會亂。而且國家一亂，君跟臣可能都會招來殺身之禍，這國家沒有辦法存。所以領導者要納忠諫，而臣子要能夠進直言，這樣才是君臣做很好的配合，來為國為民。而為領導者假如自以為是，臣子又不來匡正他，這樣子國家要不危亡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們看五倫關係當中，真正出嚴重的問題，彼此都有責任。父親出問題了，兒子有沒有勸？先生出問題了，太太有沒有及時勸諫？勸諫是每個人扮演人生每個角色都要盡的義務。

所以《孝經》當中告訴我們，「天子有爭臣七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天下；諸侯有爭臣五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國；大夫有爭臣三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家；士有爭友，則身不離於令名；父有爭子，則身不陷於不義，故當不義則爭之」。領導、父母、朋友有做不對我們要趕緊勸諫，這個都是盡我們的忠義。國君假如失掉了這個國家，臣子也不可能存活，所以隋煬帝，您看在《貞觀政要》當中常常舉隋朝，因為是離他們最近的一個朝代。隋煬帝暴虐，臣下都沒有勸諫，最後他都不知道自己過失在哪，國家滅亡了。最親的虞世基這一位大臣，最後也是被殺了，不可能保全。

所以太宗講這段的時候，也是告訴所有的臣子：我們君臣是同

體的，我不知過失，你們不勸我，國家亡了大家都活不下去。隋朝離我們這麼近，我與大家都不可不謹慎；假如不謹慎，國家沒治理好，以後被世世代代的人所恥笑。所以太宗談這些道理提醒自己，也提醒滿朝文武大臣，要盡自己本分。在太宗四年的時候，發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太宗有一天，在論隋朝的整個監獄的狀況，談論獄制的問題。魏徵講到，在隋朝有一件事，就是曾經有抓到一些盜賊，隋煬帝就命令於士澄去捕抓盜賊，只要覺得有嫌疑就給他嚴刑拷打。承認自己是盜賊的就有兩千人，而且隋煬帝下旨就同一天一起斬首。我們看到這個，都覺得隋煬帝不亡都很難，底下的臣民縱使真的有兩千個人是盜賊，這個已經是教育的問題。我們前面課程提到一個領導者要「反身」，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哀矜勿喜」。老百姓行為不好，是我們上位者沒有好好教，不能怪底下的人。《論語》當中講的，「不教而殺謂之虐」。

隋煬帝這時候沒有這種反思的能力，就下了這個旨意。當時的大理丞張元濟，就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，就去調查，隨著調查發現，有好幾個人他們在被調查作案的那一天，其實是被關在監獄裡面的，那怎麼可能出去偷東西？而為什麼他們承認？就是被拷打之後沒辦法就承認了。就更去調查，最後調查到兩千個人當中，只有九個人行蹤不明，這九個人當中，官員認識的還有四個，確定他們四個也不是賊。只有五個沒有確定而已，兩千個人只有五個沒確定。而相關單位了解到這個情況以後，居然回什麼話？皇帝已經下旨不能改，就不上奏了。所以當場那一天，兩千個人就這麼被處決了。

太宗談到這歷史就說，不只是隋煬帝無道，這底下的臣子也太不盡心，都沒有直言來勸諫。所以為了國家而勸諫，縱使有殺身之禍，都應該盡這個本分，怎麼可以只是諂媚，然後隨順唯唯諾諾的

，求得君王的喜悅而已？君臣到這種地步，怎麼可能會不敗？接著太宗就說，「朕賴公等」，就是諸公所有的大臣來輔佐我，這樣能夠讓監獄空虛，把國家治理好，人民教育好，沒有人犯罪，監獄沒有人最好。現在這個情況非常良好，願大家善始善終，保持對我的勸諫，就像今日一樣。太宗在《貞觀政要》當中，時時提醒自己，也時時教育大臣們。

還有一個例子，是在貞觀四年，這時候唐太宗要建洛陽乾元殿，太宗定都是在長安，他們唐朝定都在長安；而隋朝是在洛陽，蓋的房子特別大，其實宮殿蓋愈大，代表這個國家要滅亡。相同的，一個人房子建愈大，代表這個家道也要衰了。「內作色荒」，令我感動，大家馬上就回應，「外作禽荒，甘酒嗜音，峻宇雕牆」。您看峻宇雕牆，不就是都把金錢花在這些物質的享樂當中了嗎？「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」，這些縱欲的行為只要有一條，這個國就要滅，這個家就要衰敗。而大家看歷史當中這些忠臣，我們很佩服，都冒著殺身之禍的危險，冒著可能會被降罪的危險，向君王直言。

諸位學長，您有沒有跟你的主管直言過的經驗？你們都沒有反應，那我們幾十年來，在君臣之道上是有虧的是不？領導怎麼可能這麼多年都沒有任何過失？不可能的。我們要勸，而且勸的時候一條一條要講得清楚明白，這樣領導者他在聽的時候，他才能認同。包含很多情況你要調查清楚，不然你一講跟事實不大吻合，他馬上說你怎麼亂講？而且論述條條要在理。所以勸領導要把很多情況了解清楚，而且言語要懇切，振振有詞，講的都跟道理是相應的。

有一次唐太宗要建乾元殿，那要花很多人力、物力、財力。張玄素在朝廷中就提出來勸諫，而且馬上說到，皇上，今天整個大唐創業才沒多少年，老百姓現在都非常蕭條，所以應該自己要節制欲望、休養生息，而且陛下應該從你開始做起。什麼時候皇上要去到

洛陽巡視天下，都還沒有定，您何必現在就要去修？現在很多王公又派到各地去負責，他們只要去到那個地方，就要幫他建宮殿，所以這要花很多的人力、物力，現在不應該建乾元殿，這第一條。第二條，當初陛下，你平定洛陽，都是強調隋朝就是花太多錢蓋這大宮殿，你那個時候還讓屬下把宮殿拆掉，把這些材料能夠拿去用。你那時候這個行為老百姓都非常的認同，都同樣的歡喜。哪有說一開始這麼節儉，現在又變得有點奢侈？所以不應該蓋乾元殿，這是第二個原因。第三又說到，這一件事不是當務之急，而且現在國家的積蓄還很有限，不足以應對荒年，假如又要花這麼大一筆錢，那可能老百姓的怨恨就會起來。而且一建宮殿多少老百姓要投入勞役，乾元殿光是一根大柱子，要兩千個人一起來拉才拉得動。這些情況，皇上不得不深思。

張玄素講了五點，每一點都是非常懇切，而且張玄素讓太宗深思，又舉了一個歷史典故，說不要到時候皇上您還被由余所笑。由余先生是當時候到了秦國去，秦穆公就帶他去看他新建的宮殿。由余他是西戎人，看著看著就對秦穆公講，這就是你們中國為什麼很多國家會亡國，就是這個原因，你怎麼帶我來看這個？所以這些大臣勸諫君王，都會把這個歷史典故提出來。大家想一想，現在人帶朋友看東西，都看什麼東西？你看我這件衣服多少錢是不？你看我剪這個頭在哪一家店剪的多少錢。那個都是人生要亡了，要退步了，統統都是專注在這些享樂、縱欲上。張玄素提出來，我們也要從張玄素的榜樣當中要學到，以後你們要勸上司的時候，要一條一條自己先想清楚，不要到時候要講的時候口吃，突然想不起來很緊張，都寫好，要帶小抄，最好是都考慮得很清楚，小抄盡量不要用，不過真的想不起來，拿起來看一下也好。假如你是領導，看到下屬勸你還帶小抄，你要覺得他非常用心，深思熟慮，才提起勇氣來勸

你。

太宗就對玄素說愛卿，你是覺得我不如隋煬帝嗎？我比起夏桀、商紂如何？雖然太宗沒有生氣，感覺上還沒有馬上完全接受。你把我拿跟隋煬帝比，我比夏桀、商紂怎麼樣？玄素接著說，假如這個宮殿繼續建下去，想必一定國家會危亡、會亂掉的。這張玄素高！您看太宗問說，我比夏桀、商紂如何？你說比起來那我好像不如隋煬帝。張玄素說您只要繼續蓋下去了，國家一定會亂，有沒有一點雞同鴨講？你看皇上有點沒有辦法完全接受，這是一時情緒不要跟他理會，不要正面衝突，還是繼續講重點，繼續提醒。你看他很定，繼續用真誠的眼神看著太宗：皇上，繼續建就會亂的。可能這一分堅持提醒，太宗嘆了一口氣：是我想的不夠周到，才會造成目前這個結果。所以臣子還是要很有定力、很有耐心，不能說勸一次不聽了就放棄，諫不入，悅復諫。

在宋朝時候趙普是宰相，宰相有推薦人才、為國舉才的大任。有一次趙匡胤下了旨令，趙普把名單遞上來，這個名單宋太祖看了不高興，回去重用，第二次再拿來一打開還是一樣，太祖很生氣，我不是跟你說重用嗎？就把它撕掉丟下去。第三次趙普又拿上來，一打開還是那一分，而且那個撕掉的已經拿東西把它黏好了。當下宋太祖就笑出來，說你這何苦來哉？當下趙普講，皇上，你是叫我為國舉才，不是看你的臉色推薦人。推薦人才是為國家不能有私心，怎麼可以順著皇上的愛好去推薦人？這就不公。相信宋太祖聽了，應該終身忘不了這一位大臣的提醒。

太宗可能也是拗不過玄素的耐心跟忠誠，最後自己也承認錯誤。回頭看著房玄齡說，今天玄素上表，說到洛陽不能興建，所以這件事就別做了。縱使到時候我去洛陽巡視住在外面野外，又有什麼關係？最起碼國家能安定，所以就下令讓這些勞役都停下來了。太

宗真的不簡單接受以後，馬上說到，你們以下位勸我這個上位者，古來就很不容易，自古以來都很難，不是很忠誠、正直是做不到的。所以太宗接著說，「眾人之唯唯，不如一士之諤諤」，又提到這個典故。這麼多臣子都是唯唯諾諾，不勸諫，一百個臣子也比不上一個忠誠、正直的臣子，馬上下令賜玄素絹兩百疋，你看他不只接受，馬上肯定玄素的忠誠。

接著「魏徵嘆曰」，您看這個讀起來太精彩，這麼多忠臣一起演這個戲，馬上稱讚這些同僚的不容易，「張公遂有回天之力」，張公是稱張玄素先生，回天就把皇上的意志能夠扭轉過來，這個回天最重要的是廣大老百姓受益，「可謂仁人之言」，這些話語、這些正直，都來自於對老百姓的仁慈之心。所以《論語》講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」，真正仁慈的人他一定非常的忠勇，該說話的時候哪怕有生命危險，他都當仁不讓。所以「其利博矣」，他這一段勸諫對國家的利益太大了。所以這個君臣之義，我們在這幾個故事當中，可以感受得到。

在春秋戰國時候還有一個例子，我們中華民族是代代都有聖賢人表演，道統都是透過自己身體力行，表演出來、承傳下來。當時趙國的趙簡子，他有個臣子叫周舍，有一天站在趙簡子的門口，一直站在那裡，連站站了三天都沒離開。趙簡子就覺得很奇怪了，就趕緊把周舍給叫進來說，愛卿，您這是什麼意思？周舍講我要做諤諤之臣。你看「湯武以諤諤而昌」，你看這麼直率，真的是很天真的一個臣子，馬上我要做諤諤之臣，趙簡子看了也很感動。接著周舍講，我每天拿起毛筆在木片當中把您的過失寫下來，每一天都記，日日記之，而且相信一個月以後就會很有效果，一年之後就會有大收穫。因為這樣子領導者他會很警惕，他的德日進，過日少了，當然他一受益，他一有德了，那老百姓就更有福了。

結果確實簡子在有周舍的監督輔佐之下，提升得很快，不過不多長的時間，後來周舍去世了。周舍去世之後三年過去，有一天簡子跟幾個臣子在吃飯，宴請這些臣子。當下看到這麼多臣子，趙簡子就哭起來，看到君王在哭，這些群臣就很惶恐，就趕緊說，他們犯了死罪，太不應該了，讓君王這麼樣的悲痛，不過臣子們不知道自己錯在哪，請君王指出來。趙簡子趕緊讓他們都坐回去，就說到，我是突然想到周舍，因為他那個時候每天記錄我的錯誤，我能不斷的改。可是這三年來，沒有任何人提出我的錯誤，我就沒有辦法知自己的過，進而去改自己的過。一個君王不知過、不改過，這個國家遲早就要滅亡了。所以三年我都不知過，都沒人勸我，國家可能有危亡，我是想到這裡，所以才流眼淚了。所以這一句「諤諤之臣」，我們也期許自己在團體當中，都是能勇於直諫的忠臣。而做領導者也要以能得到這些正直的下屬，而感到慶幸，進而好好珍惜。

我們接著來看下一句，進入「杜讒邪」的這個重點，杜絕讒言，杜絕邪臣的這些讒言。是在第十冊一千三百一十四頁，在中間的位置「聞言未審」。我們一起來把它念一下：

【聞言未審。而以定善惡。則是非有錯。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。】

這經文當中提到，『聞言未審』，聽取臣子的這些言論、這些進言，「未審」就是還沒有審斷、判斷清楚以前，『而以定善惡』。就非常輕易的論定是不是真實狀況、是不是善、是不是惡？這樣不去審斷就馬上下判斷的態度，很可能會造成什麼不良的風氣？『則是非有錯』，是非有可能判斷顛倒。『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』，就是這些善辯、巧言令色的風氣就會興起。今天聽了這些言論，沒有判斷它的真實性，可能就會誤會人，甚至會錯殺了人，錯怪了人。

，這些進不實言論的人不就得逞了嗎？這個時候他知道領導者有不妥當的態度性格，他不就趁虛而入！都用這些「巧言」，「飾辯」就是很會裝飾言語，甚至邊講都看著這個君王、領導者的表情，看你一聽馬上火氣來了，他就趕緊繼續煽風點火了。那盛怒之下，可能就會下錯很多的決策了，就會怪罪很多的忠臣。

所以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」，上位者不辨是非，喜歡聽這些讒言，底下這個風氣就會愈來愈盛。假如上位者很冷靜能分辨忠奸、善惡，甚至於判斷出來是不實的，又能適時的懲罰這些佞臣，那這個風氣它就不會發生。太宗曾經接受魏徵的勸諫當中，我們一起也學習過的，「諫太宗十思疏」，裡面有一句也是跟讒言有關的，「想讒邪，則思正身以黜惡」。想到會有這些讒言、這些邪人的風氣，那怎麼樣來制止？則思正身以黜惡。自己有很好的修養，很有智慧就能辨別清楚，能判斷這是讒言，這是邪臣，進而罷黜遠離這些惡人。所以還是回歸到自己正身，自己修身的功夫。這些讒言能起作用，一來為人君者疑心太重，再來脾氣太大。這些讒言幾句就把情緒統統給調動起來，聽話有時候，要保持心平氣和來聽，才能分辨清楚。一個人能夠不聽讒言，那也是相當有定力、智慧了。

孔子在《論語》當中有講到，「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明也已矣。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遠也已矣」。一個人是很明智的看事情是可以看得很長遠的，表現在哪裡？表現在他能判斷這些讒言，譖、愬這都是屬於進讒言的部分。這一句當中比喻讒言就像浸潤，就是水在滋潤東西的時候都不知不覺，它慢慢那個水分就一直滲透下去。膚受之愬，把讒言比喻在皮膚上面的灰塵，大家每天洗澡皮膚上有沒有灰塵？有。什麼時候沾上去的？不知不覺。所以這個讒言可能就是一次、兩次、三次，不知不覺就受影響，能完全很冷靜不受影響，不容易。有一個故事，講到「

曾子殺人」，曾子是至孝，有一天有人跑來跟他母親講，曾子殺人了。他的母親沒有任何情緒的起伏，神態自若，不受任何影響繼續織她的布。過了一會又有一個人跑來，說曾子殺人了。他的母親回了一句話，我兒子不會殺人，接著繼續織布，拿著梭子織布了。又過了一陣子又有一個人跑來跟她講，曾子殺人了。當下她母親有點驚慌失措了，就把那個梭子扔在地上，就趕緊走掉了，心裡不安。是鄭國有一個人跟曾子同名同姓，不是她兒子。

這個故事，是有一個臣子講給他國君聽，講完他告訴國君，我沒有曾子的賢德，而國君跟我的關係，也比不上曾子母親對她兒子的信任。你看我賢德不如，信任也比不上，而且講我的人會超過三個人，那國君到時候您可能就不信任我了。所以這個臣子藉這個故事打預防針：國君，您現在把我派出去，最後別把我給砍了，您不能聽信旁邊那些讒言。最後這個國君答應他了。然後真的發生狀況，他趕緊傳信告訴國君，您忘記上一次我們講的那個故事了嗎？那件事了嗎？國君才稍微有點恢復記憶。不過後來這個國君去世了，他的兒子還是聽了讒言，最後這個大臣還是被冷落了，所以不聽讒言不容易。不過假如你是那個臣子也別太傷心，「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」。人生盡力就好，隨緣、隨分、隨力，也不要強求，強求到最後可能借酒消愁愁更愁。真的沒有機會沒關係，開私塾教書，您看古人那個時候遇到亂世，盡心盡力栽培下一代，等機緣成熟了，他所教出來這些學生，又能夠讓整個社會恢復安定。所以進也好、退也好，都是想著老百姓。

而這君臣之間、人與人之間貴在相知，都能很理解對方的志向、對方的誠心、對方的人格，你要相信這個，相信他的發心，相信他的願心。至於有一些什麼缺點毛病，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」！不要因為別人講了他什麼毛病，就對他有成見，這樣就可能會冷了

對方的心。所以在面對這些讒言的時候，都能時時記得，他心地最可貴的那些態度，這樣就不會受這些讒言的影響。甚至於那個進讒言的人，你還可以藉這個機會提起他的正念：你看他這麼多好怎麼都沒看到？他現在有不足，我們要善相勸，德皆建，不應該是批評，更不應該是落井下石。有時候講人家的不好也是一種習氣，修行人有時候也難免，藉由領導、藉由身邊的同參道友提醒，也能慢慢發覺把它改過來。

其實有時候人在批評別人，講話講到意識不到，他講著講著就批評人，他自己沒有意識到這樣不好，沒人提醒他，他不覺得。你在講那個人哪裡不好、哪裡不好，這些人都還沒見過他，你就障礙人與人之間的緣分，到時候人家對還沒見過的人都心存成見，這樣言語就造口業，這樣不好。要口吐蓮花這個才好，尤其我們處在這個時代，中華文化的教育三、四代人斷了，大家都沒有基礎，所以要隱惡揚善為好。揚了善，讓大家慢慢去效法、學習；你反而揚他的惡，斷了他向善、向上的心就不好了。為什麼？他惱羞成怒，他覺得你都說我這不好、那不好，我就壞給你看好了。這是孔子也有講到這段。

在貞觀時期，我們看太宗皇帝怎麼來應對讒言。尚書右僕射杜如晦上奏，這右僕射跟左僕射其實就是宰相，說到監察御史陳師合上了一篇奏摺，叫做「拔士論」，提拔這些讀書人「拔士論」，講到人的思慮是有限的，他的思慮、精神、能力是有限的。一個人不可能總是能夠了解擔任好幾個職務，所以應該多提拔一些人來擔任這些工作。杜如晦講到，這一段話應該是在講我們，就是杜如晦、房玄齡都是左、右僕射這些大臣，人家應該是在講我們，我們兼了好幾個國家的重要職位。結果太宗對戴胄說到，我是以至公來治天下，不是因為說這幾個臣子跟我關係不錯，我就委以重任，不是這

個樣子。雖然他們從我在做秦王的時候就跟著我了，還沒有做皇帝以前都跟著我了，但是是因為他們都真正有才能跟德行，所以他這麼講，是在毀謗、在離間我們君臣的關係。過去阿斗雖然昏弱，但是因為對諸葛亮沒有絲毫懷疑，所以他的國家才能夠安定。今天我是因為有杜如晦這些大臣，才能讓這個社稷安定，所以他這是刻意要離間君臣的關係。於是就流放陳師合到嶺南那個地方去。雖然太宗引導群臣來勸諫他，但他在接受勸諫的時候，還是會判斷這些是非邪正。

在貞觀三年的時候，太宗又對房玄齡跟杜如晦講到，說他聽聞自古這些帝王上合天心，都是以上天仁慈之心來治國，而能讓天下太平。除了他的仁慈之外，關鍵也是在這些股肱大臣相輔佐，所以他體會到這一點，就廣開直言之路，讓臣子勸諫。其實廣開言路是要了解自己有沒有做錯什麼，百姓有沒有受什麼冤屈。近來發現所有這些上奏討論事情的人，都是在告發人家的隱私，談人家一些缺點，談百官的陰私、缺點，講的事情細小到根本都不可取，而且跟國家安定也沒什麼關係，變成太多都是在批判人家的隱私了。太宗說到，他考察很多的皇帝，都是因為這些攻擊人家隱私，造成君王懷疑這些臣子，君王不相信臣子，下情就不能上達了。所以「欲求盡忠極慮」，欲為國家盡一分心力，殫精竭慮的為國家政策考慮，也做不到，因為君王已經懷疑這些大臣。這裡強調君王不可以懷疑臣子，而這個懷疑又是因為這些沒有見識的人，就專門告人家的陰私，進這些讒言，亂了君臣的關係，對國家一點幫助都沒有。所以太宗說到，從今以後假如有人上書是攻擊人家的陰私小惡，就把他以進讒言定他的罪。太宗馬上也是處理，此風不可長！所以雖然是接受勸言，但也在這些勸言當中能夠分辨出來邪正。

我們接著來看第十冊一千二百三十八頁，倒數第二行。我們一

起來念一遍，從這個「夫人主」：

【夫人主莫不愛愛己。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。故惑小臣之佞。而不能廢也。忘違己之益己。而不能用也。】

這裡提到，『夫』是發語詞，『人主莫不愛愛己』，「人主」沒有不寵愛這些喜愛自己的人。『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』，卻不知道喜愛自己的人其實不值得寵信，這些愛己的人可能都是以情感、私情，或者他的私利，所以對君王就特別諂媚巴結、讚歎，反而都不進直言勸諫的。因為都喜愛這些佞臣，這些佞臣又特別都是講諂諛的言語，甚至於這些佞臣都是私心比較重。而忠臣又是大公無私，所以他有既得利益，常常都會批判這些忠臣。接著講到，『故惑小臣之佞』，因為君王喜歡他們，所以君王就被這些奸佞的小臣所迷惑了。『而不能廢也』，被迷惑了，又看不清楚這些人是在亂整個政治，「不能廢」就是又不能罷黜他們。那這些奸臣在君王身邊、在朝廷當中，被排擠、被陷害的就是這些忠臣。

『忘違己之益己』，就忘記了，看不到違背自己心意的人，是對自己有益的，不只對自己有益，對國家跟人民有益。這「違己」是違背君王的意思，為什麼違背？因為君王想法錯了，或者君王有放縱自己的欲望，這個不提不行。但是往往違背自己的意思，君王不高興、生氣了，就排擠了忠臣，最後就不願意見他，可能就被貶官了。這一段我們之前也跟大家提到唐玄宗，當時候韓休、張九齡這樣的忠臣勸諫，唐玄宗還能接受。他知道這些忠臣是為老百姓，雖然自己常被批評到，照鏡子都瘦一圈，可是他想瘦了我一人，肥了天下人，值得，所以玄宗在這些態度上也是讓我們聽了很感動。

「莫以成敗論英雄」，他是後來遇到更高的境界，考試沒過關；當然他前面做的好的部分，也是給我們人生很好的啟示。

這個「惑小臣之佞」，就是這些佞臣的讒言產生作用，那國家

就要受災禍。所以有一句話講到，「讒言慎莫聽」，慎就很謹慎來判斷。「聽之禍殃結，君聽臣當誅」，君王聽了讒言，這個忠臣就可能要被殺害了；「父聽子當決」，父母聽了讒言，可能跟子女就要決裂了。「夫婦聽之離」，夫妻之間聽了人家的讒言，可能就要分離；「兄弟聽之別」，別就要分開，兄弟就分家不來往了，這個讒言很厲害；「朋友聽之疏」，朋友聽了讒言就疏遠；「骨肉聽之絕」，骨肉之間聽了讒言，就可能會絕滅了。我們講到這裡，反思自己的人生，跟親戚朋友有沒有決裂的？假如有，一這一生有沒有聽讒言？二怎麼身邊的人一個都沒勸？當然人家都沒勸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不要今天回去之後開始，你們怎麼統統都沒有勸我？回去秋後算帳這個不對的。我們自始至終有一句話不能忘，就是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。

所以這一段話後面講，「堂堂七尺軀，莫聽三寸舌，舌上有龍泉，殺人不見血」。龍泉是一把寶劍的名字，就是這讒言很厲害，多少家庭關係、多少忠臣，就是在聽了三寸舌之後遭到禍害的。我們剛剛講到的，兄弟聽之別、父子聽之決，這些情況，可是我們看聖賢人不受影響。在《論語》當中，夫子讚歎閔子騫，「孝哉，閔子騫，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」，昆弟是指兄弟。閔子騫的故事我們比較熟悉，「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單」，他這一分誠心、至誠，把繼母的良知喚醒了。而他那一分至誠，也來自於完全不見後母的過失；人一把別人的不好放在心上，就有成見，就沒有辦法達到誠。沒有辦法誠就不能感通，不能化解彼此的對立跟不滿。當時時候父親發現後母用蘆花給閔子騫做衣服，所以他凍成那個樣子。一氣之下要把後母趕走，當下閔子所想到的就是這個家、就是後母、就是兩個弟弟，念念為後母跟弟弟著想這是至誠，最後感動後母跟弟弟一家團結和樂。

所以他們那分親情是非常的親密、非常的信任，沒有絲毫懷疑，所以就沒有縫隙人家可以離間他們的關係。這裡也提醒我們，會有這些離間的讒言，根源還不是在這個進讒言的人，根源還在我們自己跟親人、跟君臣關係當中的信任不夠。有一句俗話講的，「讒不自來，因疑而來」，因為有懷疑心，所以這些讒言才招感來；「間不自入」，這些離間的話也不是自己進來的，「乘隙而入」，有一些不滿、一些成見讒言才能進去。其實人生很多道理都跟這個相應，您看婚姻當中出現第三者，這個第三者不對，但為什麼會發生？其中有一個原因，是夫妻之間沒有完全的信任，沒有一心，沒有一體。

在歷史當中有周文燦，文燦他的哥哥住在他家，他供他住、供他吃，有一天哥哥出去喝酒回來，有點不清醒動手打他。他的鄰居看不下去了，紛紛要去罵他哥哥，文燦馬上阻止他的鄰居，說你們不要講我大哥的壞話，你們不要離間我兄弟的感情。大家看他的鄰居聽到這一番話，為之動容，這樣的弟弟不簡單，照顧哥哥都覺得應該的，哥哥打他，他一點都不計較。我們再想想，當他哥哥清醒的時候，了解到這些狀況更慚愧，是吧？人都是有良心的，我們都真正用一分至誠，遲早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」。假如這個文燦哥哥一打他：你吃也是我的，用也是我的，你還敢打我？就愈打愈嚴重了是吧？所以我們人生當中，所有的關係都是道義，哪有說付出了統統都記在心上，這個都是利害，不是道義。好，這節課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